

牧庵集

五

蘇軾詩集
卷之五
五

牧庵集卷十八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
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
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
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
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

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脩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大夫習于禮者名行祕書盍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恆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

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其心者掘衣之徒戶外滿
屨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
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大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
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
宗盟斯道于將來時已遽易禮春秋思有纂述耻爲章
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
得失于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
王者果爲不可興行于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
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

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質質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人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塗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

仁義之言于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
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
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詎于爲言喪中大夫絕口
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
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緇疏衰簋粥悲憂爲疾杖
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
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脩人紀聚居六年司徒
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阨三輔士夫知由禮
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

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
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
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
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
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大臣勞其
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
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
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
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

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
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
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
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
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息雖有明
經止于記誦宋仁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
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
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
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

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
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
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
十三年詔改厯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
明厯理或言公嘗推厯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
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厯
義十七年授時厯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
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
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

閏歲終兩漢因之建厯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
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
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
論也臣今治厯廢厯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
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于南軸之
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
其晷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
于厯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
黃虞三代之舊矣文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

漢太初厯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厯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厯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厯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厯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

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衰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

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爲平生與國

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
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顥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
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
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
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脩而開
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
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
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
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于心之謂德用于

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鮒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
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
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
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
行道之鉉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旣至則溫其玉音以勞
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大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
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
公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不
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事而知

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于土而不苗者今也
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
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
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
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
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
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
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
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

密院掾傳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命實
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
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
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蒔令聞之延已徹宸黈束帛戔戔
賁及林藪丹扆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伴斷已久其
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
以取又曰厯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
正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扆曰噫惟茲儲后

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耆惟汝爲可肱
股元首公益抗章臣早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
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樵垂詩千齡以告爾
後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有虞臣柏醫佐舜調馴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夏歸
商爲湯御孟戲中行爲太戊御至周造父爲穆王御服
盜驪驂騑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曰
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爲趙氏其子孫散居何望傳次幾